

# 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分析

王楠

**摘要：**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为巴勒斯坦农业和工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并使巴勒斯坦经济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突出表现为劳务输出和进出口贸易对以色列的依赖。以色列的占领严重地影响了巴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巴勒斯坦在巴以和谈中的劣势。

**关键词：**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经济；依附

**作者简介：**王楠，硕士，西安科技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助教（陕西西安 710054）。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3-0032-07

**中图分类号：**F371

**文献标识码：**A

“六日”战争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由约旦和埃及管理，西岸和加沙地带虽未得到足够重视，但其经济仍有缓慢增长。“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从约埃两国手中夺得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巴领土完全被以色列占领。以色列不仅切断了西岸和加沙地带同约旦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而且完全控制了巴经济，对其造成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 一、巴勒斯坦农业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

“六日”战争前，巴勒斯坦的农业生产长期居国民经济之首。而以色列在占领后所施行的诸多政策对巴农业生产影响巨大，主要表现为：

1、强占土地。以色列人将巴勒斯坦视为其“应许”之地，对其领土拥有“主权”。因此，占领后不久，以色列当局便开始凭借武力侵占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大量土地，为犹太移民建立定居点。1967年6月至1984年5月间，以色列在西岸共建立了156个定居点，而仅加沙地带18个定居点的占地面积就达22,250杜纳姆。<sup>[1]62</sup>定居点不仅包括住房，占领当局还强占了巴勒斯坦人的许多耕地，提供给农业定居者。此外，为犹太定居者修建道路、供水网及电讯网等基础设施与生活用品基地的行动也毁坏了不少良田。

对于地处中东、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巴勒斯坦来说，土地的意义非同寻常，况且经历几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在绿线以内的土地，仅占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22%，已为数不多。尽管巴农业生产引进了新技术，初步实现了机械化，并使用杀虫剂、灌溉系统和肥料，但单位产量并无较大增长，农业发展仍主要取决于土地的数量。据统计，1968年至1985年间，加沙地带的耕地面积从198,000杜纳姆减至100,000杜纳姆，减幅近50%。<sup>[1]62</sup>因此，以色列占领当局强占土地的行为致使巴农业用地急剧减少，对其农业构成致命性打击。

2、控制水源。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占领当局将水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严格限制巴勒斯坦人挖掘水井的数量和深度，而且规定在开掘新井之前必须向占领当局提交申请，而其申请几乎从来不被批准，已有的水井也大多被以色列人控制。巴勒斯坦农民的用水量也受到严格限制，很难满足农业生产之所需。在加沙地带，以占领当局根据土质制定了用水标准，土质坚硬地区的最高用水量为每年 800 立方米，沙地则为每年 1,000 立方米。<sup>[1]69</sup> 占领当局还对巴人农业用水征收高价。在约旦河西岸，巴农业用水的价格为每立方米 0.5 美元，而以色列人为 0.48 美元，并且享有较大数额的补贴。即使巴人可以自由地用水，高昂的水价也导致其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失去竞争力。

此外，由于中央政府的缺失及占领当局的忽视，农业灌溉系统的修缮及扩建无人问津，巴农业的灌溉程度仍旧偏低，农民无法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生产模式，难有发展。

3、宵禁、封锁和戒严。时常恶化的巴以局势以及频频高涨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常为以色列占领当局采取严厉措施提供了借口。占领当局频繁地颁布宵禁、封锁和戒严令，企图通过限制巴人的行动自由抑制巴人民的抵抗运动，这也使巴农民深受其害。

由于巴勒斯坦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基本上完全依靠农民的体力劳动。而农业生产需要农民经常锄草、施肥、杀虫、按时播种并及时收割。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禁令无视巴农民的切身利益，禁止他们到田间收割庄稼和灌溉在太阳暴晒下即将枯死的幼苗。许多农民因此而损失了部分甚至全部收成。在杰宁和图勒凯尔姆，长期的封锁不仅毁坏了庄稼，还使牲畜死在地里。<sup>[2]203</sup> 个别地区农作物减产，甚至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直接影响了来年的播种，牲畜的死亡也使农民生产能力降低。这是对巴农业最直接而沉重的打击。在此情况下，农业生产维持原有水平尚且困难，发展更是一种奢望。

4、农业的“殖民地化”。作为占领者，以色列当局还不遗余力地对巴农业推行“殖民地化”。一方面，为减少巴农产品对以色列国内农产品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保护本国农业，以色列严格限制巴方具有优势的农产品向其国内出口。占领当局向加沙地带的柑桔生产业征收土地税、增值税及出口税等多种赋税，此举增加了巴人生产柑橘的成本、降低了其竞争力。另一方面，以色列却鼓励巴方谷物、棉花、甘蔗、甜菜和烟草等产品向以国内出口。原因在于，这些产品非但不会对以农产品构成威胁，反倒可以弥补其国内市场之不足。巴成为以色列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及供应地，逐渐趋向“殖民地化”。

巴勒斯坦市场被迫向以色列完全开放后，巴农产品因竞争力低下而受到以农产品的强烈冲击，农产品所占的国内市场份额逐渐减少；随着赴以劳工潮的出现，许多巴农民受高工资的吸引而赴以打工，将农活留给了妻儿，导致劳动力不足，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

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农业造成了上述诸多不利影响，巴农业生产严重受阻，增长速度缓慢，农业产值在 GDP 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西岸从 1972 年的 36% 下降到 1993 年的 15%，加沙地带也由 1968 年的 28.4% 下降至 1994 年的 12.6%。<sup>[3]161</sup> 巴农业仅能维持低水平增长，毫无发展可言，农业现代化更是遥不可及。

## 二、巴勒斯坦工业发展中的以色列因素

被占领前，巴勒斯坦工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而被占领后其处境更为艰难，主要表现为：

1、以色列占领当局政策的影响。占领当局出于维护本国工业、抑制巴勒斯坦工业发展的目

的而对其严加限制，具体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在被占领土，巴人开办企业必须得到占领当局签发的许可证。而它在签发许可证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新企业的建立不能影响以色列同类企业的生产，即将投放市场的产品不能侵占以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能对后者构成威胁。否则，将给予严格限制。<sup>[3]162</sup>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对可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与水泥业大加限制。相反，对纺织、服装和皮革等行业，占领当局则放宽限制。

第二，金融控制。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以色列关闭了阿拉伯银行，控制了巴勒斯坦的货币与金融业。直至1981年，巴勒斯坦银行才获准在加沙地带重新开业，但占领当局禁止其从事外汇业务。80年代末，以色列放宽了货币政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可以使用约旦第纳尔和以色列谢克尔两种货币，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却无此优待。时常紧张的巴以局势使占领当局为切断巴解等抵抗组织的经济命脉而采取了更为严苛的货币政策——对巴勒斯坦人携带货币的数量作出严格限制。若无许可令，巴人不得携带多于1200美元的货币。<sup>[2]205</sup>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因违反此项规定而被没收了钱款。以占领当局的金融政策为私人资金的流通设置了障碍，影响了正常的投资活动。

2、以色列企业的竞争。占领当局还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建立了300~350个工业中心。与巴勒斯坦企业相比，以色列企业具有相当的优势：雄厚的技术力量。以色列靠科技立国，不但拥有较高的生产技术，也拥有高素质的工人，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廉价劳动力，可谓如虎添翼；以政府的大量贷款为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此外，以占领当局在税收以及其他方面也对其企业有较大的倾斜。<sup>[1]72</sup>因此，巴境内的以色列企业在与巴企业的竞争中大多处于绝对优势，对巴工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巴方的工业品失去了一部分国内市场。而由于以色列的关税和出口限制等种种障碍，巴工业品根本无法与以工业品争夺以国内市场。

3、以色列占领对消费心理及个人投资的影响。处于以色列长期占领之下以及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缺少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即便是被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解组织也主要投身政治军事活动，无暇顾及经济问题。而巴解组织及法塔赫等派别的活动资金尚需依靠大量外国援助，根本无力投资于工业生产。因此，个人投资对巴工业发展的作用愈显重要。然而，长期的占领及频繁的暴力冲突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动荡的局势令投资都无利可图；更有甚者，巴勒斯坦人随时都可能成为以色列枪炮下的冤魂。恐惧与失望促使巴人将资金用于消费，购买食物、住房甚至汽车等消费品，很少有人投资于工业，资金不足直接影响了巴工业的发展。

4、其他影响。政治局势的动荡、以色列工业的冲击以及地区市场的狭小影响了巴勒斯坦企业的生产，多数企业开工严重不足。例如，1980年在对加沙地区94个企业的调查中，22.4%的企业表示它们只发挥了50%以下的生产能力，40.4%企业的生产能力达到50%，31.9%的企业达到75%，而只有5.2%的企业能达到90%以上。<sup>[1]71</sup>

巴勒斯坦工业因以色列占领而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仍处于停滞阶段：首先，工厂规模普遍较小。据统计，1985年，加沙地带90.3%工厂的雇工人数未超过7人。很多企业的员工由家庭成员组成，并未雇佣他人。工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十分有限。1985年，加沙地带的工业部门只雇佣了占总数17.5%的劳动力；其次，许多企业仍然是手工作坊，机械化程度较低；再次，巴勒斯坦工业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加工和皮革业等传统部门。1985年，加沙地带共有14家卫生纸加工厂，3家饼干厂，2家笔记本厂，5家出口柑桔包装厂和2家软饮料厂。这些工厂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不高，资本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寥寥无几。同1967年相比，巴工业产业结构几乎毫无变化；最后，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且增长缓慢。1966年，工业占加沙

地带 GDP 的 4.5%。而到 1984 年,工业也仅占加沙 GDP 的 11.6%。<sup>[1]70</sup>当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时,巴勒斯坦与工业化相距甚远,工业仍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前景堪忧。

### 三、以色列因素对巴勒斯坦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

以色列的占领对巴勒斯坦其他经济部门造成的不利影响也较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对服务业的影响。农业与工业的停滞甚至衰退使服务业等其他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为突出。据 1995 年统计,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农业产值仅占其 GNP 的 20%,工业产值仅占 GNP 的 8%,而服务业(包括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在 GNP 中的比重则高达 40%。<sup>[4]23</sup>但以色列的占领直接阻碍了巴服务业的发展。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动荡不定的局势令旅游者望而却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使西岸旅游业严重受挫,原因在于西岸的旅游景点多数集中在东耶路撒冷。“六日”战争后,赴西岸的旅游者多为欧美人和海外巴勒斯坦人,他们有限的需求也往往倾向于以色列的优质服务。“六日”战争前夕,西岸拥有 70 家旅游企业(其中 60 家在耶路撒冷),55 家星级宾馆。战争后直到 1982 年,西岸(除东耶路撒冷)仅有 18 家旅馆。<sup>[5]76</sup>以色列的“一体化”政策使被占领土的交通系统有所改善。1967~1982 年间,就业人口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在此期间,商业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以色列的封锁政策为巴勒斯坦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人为障碍。

2、劳务输出对以色列的依赖。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之后,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巴低廉的劳动力倍受以方青睐,以色列的高工资对迫于生存的巴人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劳务输出量迅速扩大。1993 年 3 月以全面封锁被占领土前,约有 11.6 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在巴方劳动力总数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以色列成为巴最大的劳务输出对象。劳务输出解决了许多巴人的就业问题。而以色列的高工资也为巴人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这恰恰促成并加深了巴劳务输出对以色列的依赖。一部分巴劳动力的就业及收入必须依靠以色列占领者。当巴以局势缓和以及以国内劳动力市场尚未饱和时,以方欣然接受巴劳工。一旦双方局势出现恶化抑或以国内劳动力市场饱和时,巴劳工便无法进入以色列。大批劳务输出的中断不仅影响了巴劳动力的就业,同时也对巴经济构成了冲击。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受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以经济出现衰退,国内劳务市场减小,劳动力过剩,巴勒斯坦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以色列在占领期间频繁的宵禁、封锁和戒严也致使大量巴劳工无法进入以色列工作。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开始后,许多巴人主动或被迫放弃赴以打工。失去这笔可观的收入,巴人的生活变得更为困难,经济因此受到影响。

3、对外贸易对以色列的依赖。被占领后,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被以色列切断,此后以色列对约旦的“桥梁开放”政策而使全面限制得以取消,但以色列凭借其经济优势及占领者身份使巴勒斯坦依附于自己成为巴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巴以贸易中,巴勒斯坦处于极为不利的劣势。以色列牢牢控制着巴进出口贸易,使约旦等阿拉伯国家望尘莫及。在巴以双边贸易中,巴勒斯坦一直处于出超状态,贸易逆差巨大。由于基础薄弱,且局势动荡,巴农业和工业原本便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之以色列农产品和工业品具有的自身优势和享有的倾斜政策,以色列产品迅速占领了巴广大的销售市场。巴以贸易的商品结构令巴工业遭受更大的挫折,部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也只是对以依附的产物,无法扭转这一根本局面。1987 年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年出口额达 10 亿美元,西岸和加沙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以色列第二大出口市场。1992 年,以色列控制了被占领土 85%以上的出口和 89%以上的进口。<sup>[6]437</sup>巴以贸易中形成了不平等的“互

补性”，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且形成对以色列的依附和依赖。

1982 和 1984 年巴以贸易数据统计<sup>①</sup>

	从以色列进口		向以色列出口	
	1982	1984	1982	1984
总额 (百万美元)	282.0	256.8	149.4	95.8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	90.8	91.9	78.6	83.4
农产品 (百万美元)	31.3	35.5	16.6	8.4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	10.1	12.7	8.7	7.3
工业品 (百万美元)	250.7	221.3	132.8	87.4
占总出口额的比例 (%)	80.8	79.2	69.9	76.1

#### 四、巴勒斯坦实现自治后对巴经济的深远影响

1993 年巴以双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巴以和平进程全面启动，以色列逐渐从被占领土撤军，巴勒斯坦人建立起了自治政府——民族权力机构。但以色列的影响与控制并未从此消失。1993 年后，以色列仍然通过支配土地、水资源、劳动力及资本等手段控制着巴经济。从 1993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以色列政府没收了阿拉伯人数量万英亩的土地用于扩建犹太定居点和修建公路，其中多数为农业用地。巴勒斯坦人的农业用地进一步减少。2005 年，巴可耕地面积为 16.6 万公顷，农业总产值占 GDP 的 7%，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 20% 左右。

以色列的撤军使西岸和加沙几乎变成了互不联系、与世隔绝的飞地，原因在于以色列由占领转变为频繁的封锁。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实行一般封锁、全面封锁和内部封锁三种封锁政策。一般封锁限制了劳动力、货物和生产资料在西岸和加沙、以色列及其他地区之间的流动；全面封锁则完全禁止任何活动；内部封锁限制了巴当地人在西岸的流动。封锁使得货物和商品在巴内部和巴以之间的流动受阻，巴勒斯坦的商品贸易受到影响。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后，当地和外国游客无法自由出入，旅游业也遭遇困境、停滞不前。2006 年，巴自治区共有旅行社 74 家，餐馆 69 家，旅馆 106 家，拥有客房 4,708 间，床位 10,063 张。人口流动性的降低直接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随封锁程度不同而不断波动，西岸和加沙劳动力市场的封锁则使巴劳动力输出进一步被以方控制，通往国际市场的机会也被以牢牢掌握。

劳动力的缺失致使贸易及生产水平遭受重创。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91 年被占领土共有 3688 家企业，其中雇工人数在 4 人以下的达 60%，而雇工超过 10 人的企业仅占 7.5%。而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统计，1997 年西岸和加沙雇工人数在 10 人以下的企业达总数的 97%，超过 10 人的仅有 3%。截至 1998 年上半年，巴各种工业企业共有 11,842 家，其中 85% 的企业为 10 人左右的小作坊，工厂规模仍未能有所扩大。2006 年，巴境内的工业企业仍集中在制革、印刷、建筑、纺织、制衣和家具等传统行业。

封锁导致巴经济局势恶化，巴勒斯坦人的贫困率升高。2000 年，占总人口 21% 的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六口家庭当年的日均消费额不足 2.1 美元。加沙的情况则更糟。许多儿童被迫参加劳动以补贴家用，12~16 岁的童工人数增加，失学率也因此升高。1999 年，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sup>①</sup>资料来源: Sara Roy, The Gaza Strip: "A Case of Economic De-Developm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13, No.1, 1987.

发现 74%的 18 岁以下儿童辍学，而 73%的儿童每周工作超过 35 个小时。<sup>[7]</sup>经济局势的恶化致使巴人用于生活的开支比重增大，教育和卫生开支比重减小。许多家庭因面临债务，被迫花掉积蓄并且变卖财产以维持生活。贫困的增加表现为乞丐的激增，其中多为妇女和儿童，加沙的妇女和儿童便常常成群结队地乞讨现金或食物。

1998 年，每天约有 15 万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沙到以色列境内工作，他们的收入占巴自治区全年 GDP 的 40~50%。根据巴以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色列代替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向在以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税，此项税收每年逾数亿美元。而巴民族权力机构财政十分紧张，对这笔税款的依赖程度较高，以色列常常以此为筹码来左右巴自治政府。如 2001 年 1 月的税款为 4,500 万美元，而以色列却拒绝向巴方交付其中的 3,000 万美元。巴方只得用 1,500 万美元支付 10 万政府工作人员高达 5,500 万美元的工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既完全无法摆脱以色列的影响与控制，更无力投资经济建设。

2002 年 6 月，以色列以阻止恐怖袭击、维护安全为由，着手修建长约 600 多公里的“隔离墙”，企图借此将恐怖分子抵御在以色列境外，但“隔离墙”将 7%或更多的巴领土划入以境内。而为修建隔离墙，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的西北部摧毁了 140 栋房屋，此举影响了 87.5 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来自 400 个家庭的 2300 多人流离失所。巴人的关键水源均被以方占领，巴勒斯坦水资源的缺口达 1,200 万立方米。隔离墙所衍生的检查站致使巴勒斯坦人口的流动性进一步减小，经济发展受影响。2005 年，巴勒斯坦财政部便将隔离墙的修建看作造成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

根据世界银行 2002 年的初步估算，2001 年巴勒斯坦的国民总收入为 41.77 亿美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1,350 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增长率为-15.5%。2006 年巴勒斯坦的 GDP 为 43.94 亿美元，增长率为-6.6%，人均 GDP 为 1112 美元。长期的占领致使巴勒斯坦经济依附于以色列经济，西岸和加沙已在经济上同以色列紧紧相连，以方的军事撤出并不意味着对巴经济控制的消失。

## 五、结语

1967~1993 年间，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26 年的长期占领为巴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巴勒斯坦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经济部门均受到占领当局政策的极为不利的的影响，巴经济对以方具有严重的依附性，这成为被占领期间巴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1993 年后，以色列仍可凭借武力对巴频繁地实施封锁，西岸和加沙便成为被孤立起来的飞地。农业、工业、商品贸易依然受以色列不同程度的控制或影响，自治后的巴经济仍然无法摆脱以色列的不利影响。

2003 年，巴国民生产总值曾略有增加，世界银行将其原因归结为“暴力程度的降低、宵禁的减少、可预见封锁的增加以及巴勒斯坦商贸对受制约的西岸经济的适应”，<sup>[8]</sup>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以色列宵禁和封锁等行为对巴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2006 年 1 月，哈马斯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其对以色列采取“三不”政策，巴方因此承受更为巨大的国家压力。国际社会不同程度地削减了对巴方的经济援助，美国和欧盟终止了对巴方的直接援助，而且美国还冻结了巴方的银行账户，致使阿盟的基金无法流入巴勒斯坦。以色列则拒绝向巴民族权力机构转交 5,500 万美元的代扣税款。而这笔税款占巴方财政预算的 1/3，可支付 16 万公务员的工资。截至 2006 年 12 月，巴方失业率从 2005 年的 23%升至 50%以上，2/3 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0 人因此被迫离开巴勒斯坦。毋庸置疑，巴方的经济困境正是巴以之间紧密经济联系的例证，尽管这种联系表现为巴方在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代扣税款等方面对以色列的依赖以及以方对巴勒斯坦人的生产资料及人身自由等不同程度的控制。

尽管经济因素并非巴以和平进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已成为巴民族独立的巨大潜在障碍以及影响巴以和平进程的隐性要素。1993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4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36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则更高，而巴勒斯坦的国民总收入仅为50亿美元左右。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带）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而以色列则属高收入国家。自1993年以来，巴以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增大，并造成了巴方在同以色列谈判中的经济劣势。消除以色列占领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使巴勒斯坦摆脱对以色列的经济依赖，实现巴经济独立，进而改变巴方在巴以经济力量对比中的劣势，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最终实现巴勒斯坦人的彻底解放。埃克斯集团2004年1月所提出的“经济路线图”便是从经济层面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积极尝试。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几近完全的经济依赖对巴人施加了过多的压力并增加了他们的民族不安全感，<sup>[9][13]</sup>唯有改善巴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感觉到以色列影响的消失和自身的独立，才能令他们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成为支持和平进程的坚定的温和派。

#### [ 参考文献 ]

- [1] Sara Roy. The Gaza Strip: A Case of Economic De-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87,13(1).
- [2] Judith Gabriel. The Economic Side of the Intifadah[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88,18(1).
- [3] 张倩红.以色列经济振兴之路[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 [4] 余玉萍. 举步维艰的巴勒斯坦经济[J].阿拉伯世界,1997(2).
- [5] 李秀珍.一战后巴勒斯坦阿拉伯经济研究[D].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硕)学位论文,2002.
- [6] 殷罡.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 [7] Sara Roy. Palestinian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Continued Denial of Possibility[J].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002,30(4).
- [8] Wikipedia.Economy of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EB/OL]. [11-4-2008].  
[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he\\_Palestinian\\_territories](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y_of_the_Palestinian_territories).
- [9] John Darby, Roger MacGinty. The Management of Peace Process[M].London: Macmillan Press,2000.

## Analysis of the Israeli Factor in Palestin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NG Nan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Middle East War, Israeli occupation of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from 1967 to 1994 had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Palestinian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other aspects of economy. I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dependence of Palestinian economy on that of Israel. What was worse, the occupation not on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Palestinian economy, but also caused Palestinian disadvantages economically in Israeli-Palestinian peace talks.

**Key Words** Israeli Occupation; Palestinian Economy; Dependence Relations

(责任编辑: 余泳)